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董昌壁

道園學古録卷六

元　虞集　撰

序

國子監後圃賞梨花樂府序

至大庚戌之仲春大成殿登歌樂成時雨適至我司業先生樂雅樂之復古顧甘澤之及時於是乎賦喜雨之詩推本歸功於成均之和適三月辛巳國子監後圃梨

花盛開先生率僚吏席林臺之上尊有醴盤有蔬肴截雜陳勸酬交錯飲且半命能琴者作古操一闋禽鳥翔舞雲風低迴先生於是歌木蘭之引以寓斯文之至樂而泳聖澤之無窮也明日僚友酌酒而賡之又明日諸生之長酌酒而賡之氣和辭暢洋洋乎盛哉虞某起言曰古之教者必以樂故感其心也深而成其德也易命大夫者猶與之登高賦詩而觀其能否茲事不聞久矣今吾師友僚佐乃得以講誦之暇從容詠歌庶幾乎樂

而不淫者亦成均之義也命弟子緝錄為卷以貽諸好
事可覽觀焉謹序

贈何明之序

中山何君以醫道行乎京師求視病發藥者足相踵於
門旦暮不絕何君嘗以病緩急為先後不徇貴富不棄
貧賤與藥當病不計其貲之高下故人多趨之衣服幣
帛貨具至於車馬之餽常常而至君亦不甚經意也國
子伴讀李生病寒熱日且久不解衆謀可以起其疾者

咸推君焉於是得何君治如法良愈生同舍為倒槖中餘貲以謝君曰予去家遠姑俟他日及生歸復來又致所以謝則又却之曰書生無為事此生思所以荅何君者來請叙其事求歌詩於名筆以道之嗟夫名與實對義與利反今何君之為醫也不區區於一瞽之獲而以活人為心其度越等儕遠矣誠有其實雖無文字之傳猶將見稱於當世況君子知其實而樂道其事者乎吾知何君之道章矣

李仲淵詩稿序

集賢直學士李君仲淵自録其五言詩而題之宗雅觀其製名則其所以自驗者可得而知矣五言之道近世幾絶數十年來人稱涿郡盧公故仲淵自序亦屬意盧公然仲淵來朝廷為學士而盧公去世已久獨吳興趙公深知之至以為上接蘇州吳興博古通藝精詣入神兼古人之能事者多矣而獨常吟諷其詩每欲以詩人自稱而天下亦信其誠有不可及者迺獨推公若此信

知言哉某嘗以為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采隨之其辭平和而意深長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其不然者則其人有大過人而不係於時者也善夫袁伯長甫之言曰雅頌者朝廷之間公卿大夫之言也某聞之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觀宗雅者可以觀德於當世矣夫

本德齋送别進士周東揚赴零陵縣丞詩序

至治辛酉富州周君東揚登進士第授零陵丞十月將

之官其州人熊君昶之尉崇仁實子寓邑也為之
言曰君之行送之者歌詩凡數百篇天慵熊先生
序之又百餘篇曰本德齋詩者州人之嘗從君者
所賦也屬其序之夫門人弟子之於其師也聞其
議論觀其容色而習其傳授也久矣其未見者施
之涖官臨民者也今又將親見之則其期望視則
者宜其異於他人哉别為卷而表之宜矣其聞之
延祐初天子慨然思見儒者之治命執政講求取

士之法執政者退而與廷臣議焉曰唐宋科舉之制先朝議論常及之蓋周人鄉舉里選之遺也以為可盡得天下之士乎固不敢必以為不足以得天下之士乎則昔之大賢君子胥此焉出其弊者尚文之過也今為是舉者本之德行以觀其素求之經學以觀其實博之以文藝以觀其華策之以政事以觀其用通此其庶幾矣而或者以為此四者自古之人據其一已足名世今欲兼之不亦難

乎是不知本出一原體用無二致也於是天子特
出睿見獨斷而行之其宵旰望之之志深矣縉紳
先生之言曰吾黨之士何以報上哉蓋企而望之
伏而歎焉庶乎其有以當上意矣初君與予弟仲
常同舉進士而有司竟失君於乎上下之屬望豈
不欲少見善治善教於天下哉夫世之言官者大
抵各極其才智之所能至耳未有出於學者也今
朝廷之初議若此宜必有豪傑之士自此出矣然

而進士之見用為吏者或忌之或容之且以積歲月進分寸者視進士一日之易常情固不能無忌或曰是儒者新進宜於吏治有所不知姑容之姑容之夫忌者未必非進德之礪而君子安有受容於人而莫之恥乎顧方屈曲睢盱以效夫常人之所能而未能也畧不少見儒者之效則亦豈所望者哉雖然此衆人之言云爾殆未足以知君子之所為也本德齋詩者師友相與之言在焉予故得

極其說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君子亦亮之否乎零陵永附城也昔我先大父開國府君嘗守永今六十餘年矣豈無父老之子孫猶識其遺治者哉而山石之間登覽題詠之蹟尚多有之周君佐理之暇時出游以自適或有見焉願歸以告某也

安敬仲文集序

默庵集者詩文凡若干篇槀城安君敬仲之所作其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緝録者也既繕寫乃來

告曰昔容城劉靜修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
以之遡乎周程呂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
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與聞其風而
慕焉者敬仲也與靜修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
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備承問其說以為學則是敬
仲之於靜修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顧序而傳焉嗟乎
知之為知知有未易一槩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多豪
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

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脩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者不啻蟣蠓之細犬彘

之識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慕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静脩門人嘗有與予同為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早因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已頽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怳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静脩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𦎟莽依托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于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

有過於靜脩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遂志以優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於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然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也誠使得見靜脩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於時矣乎惜乎靜脩既不見朱子

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靜脩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成之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向衰凛然有不及之歎視敬仲之蚤有譽於當世寧無慨然者乎若蘇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友之端矣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為序

題尹先生壽詩序

君子有耆年而居其鄉者眂寒暖之節以適其體治甘

旨之具而備其養調其容色聲氣必循於禮以樂其心志則其子孫共之矣居焉而莫敢並行焉而莫敢先則其鄉人子弟能及之矣有容焉仰之以為表有言焉受之以為教奉之而不敢忽敬之而不敢違溫詔以問之束帛以禮之則縣官有司能具之矣至若道其黄髪兒齒之異詠其耆艾康强之美倡焉而酬之宣焉而收之律吕之相和金玉之相應可以被之絃歌施之宴享于以推天地至和之委于以贊國家涵煦之深于以明鄉

里風俗之厚于以見德𦍒久盛之美因以知時和歲豐庶物阜多人得備養則非賢人君子不能已吾於會川尹先生伯仲之為壽也見之先生伯仲同年月日生延祐己未之歲皆八十矣正月一日其生之日也其子孫族人昆弟姻戚鄉黨將以是日為酒饌合樂高會以慶之事聞京師大夫士之賢且仁者皆嘆而美之曰是豈獨尹氏之福會川之榮乎盖聖上盛德之所致而太平之明徵也乃相與歌而詠之可傳而觀者如此嗚呼盛

哉雖然今日地大物衆古所未有也德厚仁溥歷代之所莫及也然則海宇之内田里之間以八衆識其甲子者豈止兩尹先生而已乎而詠歌若是其盛者何也昔周之時有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者傳以爲其母四乳而八君子者生焉聖人嘆其生賢之多也故頌言之而門人弟子識之夫盛氣之生物也觀夫動植之類蓋有並生而駢育者矣然或不能以兩大或不能以兩久理固然矣一以名顯於昔一以壽著於

今而其生也適皆以同乳見異不謂之異不可也以名顯者見稱於聖人見錄於傳記以壽著者見之詠歌采之史氏一時之雅不亦宜乎然而兩尹先生之生也天也其壽也亦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而兩尹先生之敦行孝義友愛敬讓子孫順焉鄉里化焉則其所以致此者抑又有由矣尚論耆年盛德者盍亦觀諸兩尹先生可也先生之孫侍書王邸嘗與予游故為之序

送李仲淵雲南廉訪使序

延祐五年六月翰林直學士李公仲淵除雲南肅政廉
訪使十二月二十有八日乘驛騎五出國門西去明日
還書京師告諸執政臺閣侍從之臣文學之士常所從
游者曰區區萬里之行每為諸公貴游平昔愛厚分當
言别蓋難為别亦不忍别也請亮其慺慺之誠幸甚嗟
夫朝廷豈棄君於蠻夷哉雲南之域世祖皇帝親征而
服之者也土廣物衆幾比内地常以親王重臣鎮之五
六十年之間晏不敢動間或小不靖非惟其人性情則

然亦有司亡狀失撫綏之故也且以其遠常不知其微而慎之每至於著而難也聖天子在御内外宴安寧輟文儒於禁近不遠萬里持一節以往者將使其人知朝廷不鄙夷之之意而凡仕於其地樂邊鄙之野陋頑鈍者亦少見天子近臣之表儀文章有以歆羡而慕效也幾微之旨其亦出諸此乎然則君子之雅志本朝固不忍一日遠之也誠知其意若是則何為是栖栖者歟某也聞之古者君之遣使臣也則賦皇皇者華其辭曰誅誅

征夫每懐靡及及勞其來也則歌四牡其辭曰豈不懐歸是用作歌夫雅者公卿大夫之言也敢請述先華之意以遺之使下國之人知使者之來朝廷禮意有加於古昔逮其歸也則又述其有功見知而陳之以備一代之盛典不亦宜乎

魏氏請建鶴山書院序

集適吳臨卭魏氏之在吳者曰起起謂其言曰欽惟延祐制書周元公以次九君子者皆從祀先聖孔子之廟起

讀而感焉昔我曽大父文靖公在先宋時轉運潼川嘗拜疏于朝乞與周張二程錫爵定謚從祀廟學所定謚令元純正誠是也豈意易代遭逢聖明從祀之典廼如其志於百年之後是固天理之當然因時而見豈獨先文靖一人之私也起所思念者先文靖之緒而亂離以來其門生學者死亡已盡無能有所發明而起生晚而力薄先世墜緒不絶如髮此所以朝夕兢懼如履春冰而憑秋濤也昔文靖之歸臨卭即白鶴山築屋聚書會

友講習四方謂之鶴山先生及謫居靖州七年從學者益衆又為鶴山書院於靖在政府理宗親書扁賜之今周程朱張之所經歷與其門人弟子及為是學者凡有遺蹟皆立學官我先文靖奮起西南不後於諸君子而未有專祠建學於今日者則我後之人無所肖似者然也今臨邛故居莽為茂草而文靖之所存且亦無幾文靖實葬于吳即吳而祠之不亦可乎起將告于有司上請于朝以先人之居分藉在已者規以為鶴山書院

請得與明師良友講求其所傳學子以為何如其對曰朝廷文治日新大夫士非正學弗學也若子之志豈謂豪傑之士將助成之朝廷有司固將避之而天亦且相之也昔我先大父利州府君親以丞相孫講學滄江之上時則有若資中趙希光昱成都范文叔仲黼季才孫少才子長少約子該豫章李思永脩己延平張子真士佺漢嘉薩仲章紱陵陽程叔達遇孫李微之心傳貫之道傳唐安宋正仲德之漢嘉鄧元卿諫從相為師友而

文靖公以高科顯官亦來定交悉去記誦詞章之習切
劘相長以究極聖賢之旨要吾蜀之士盡知伊洛之淵
源則我曾大父與文靖公實發揮之也我曾大父建學
簡州文靖公為之記曰所謂教者賾諸天地萬物之奥
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違也驗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
神隂陽之微不能外也近思反求精體熟玩期不失其
本心焉我曾大父曰子言即予言也其志同道合如此
子以霜降水涸之餘知脫落凡近俗習而歸求於此庶

其志之有成也其雖不敏尚願誦所聞於父兄者以與其子弟從事乎二家之家學幸名世之君子有以終教之也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序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以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今泰定丁卯皆九十矣而彊健聰明二翁如一其二季亦各八十餘昆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曾孫十數人家庭之間慈孝愛敬藹如也丞相長史愷伯氏之孫也來

語其曰昔翁之歲八十也予嘗序其事以啟羣公之賦詠當時榮之至今傳焉今茲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減於昔年朔旦之吉子孫親戚閭里舉酒為壽自州郡長吏與大夫士之家居者父老幼稚咸集莫不歆慕而頌禱焉誠不可以無述子為我復為之可乎集曰昔之壽朋見詠於詩人久矣其後或相與高隱於深山之中而精神風采足以聳動乎朝廷或名遂身退於既老之日而盛德雅望足以敦厚其風俗著在信史見乎詠歌以

為一代之盛美者人人知之然而其人不必出於一家其生未必同於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紀乎且夫太平之世物有盛而異焉者矣若嘉禾之同穎瑞木之連枝世猶或喜傳而樂道之況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之應而瑞嘉生焉人物固無以大相遠也然而草木之偶見於年歲之間者其可與生人之盛同日而語乎吾嘗上遡二翁始生之年國家方得中原未數歲也甲兵未盡息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純固之氣已潛復於摧

傷零落之餘其見於人物之生者已有若二翁之盛身受安樂共養以覲乎列聖百年之治平謂之偶然可乎噫覲物者常因生人之盛而推考太平之始則必自斯翁矣善頌者常自一家之善而推本聖代之昌亦必自斯翁矣其也屬書東觀敢不具錄乎

送富遠序

泰定乙丑秋南陽先生富珠哩　公拜汴省郎中其子遠自京師往省來徵言焉謹告之曰古今學者茍有志於

斯文則必贏糧治笈違親戚去鄉井求明師而從之道途不敢計遠近歲月不敢論久速期於業成而後已猶有過不過之不可必焉蓋亦勞且難矣今吾子之嚴君天下之碩師也講明問辨不待出勤於外傅觀瞻倣則不必近越乎户限何其幸與昔予與公並於成均也日進諸生於一堂之上而誨之更互倡和以發明聖經賢傳之指歸不極於至當不止也當是時豈惟學者有所啟發雖以區區之不敏亦得其退過進不及之助焉然

而不能久者天也吾是以知吾子之歸求而有餘也夫識察於動容周旋之間考析於言語文字之表視則之法也慎之於日用常行之微徵之以前言往行之實用力之地也以是事親日求所未知未能而求必盡其職分焉所以歸求者如此吾子勉之

吳張高風圖序

泰定二年春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吳公移疾假寓南城天寶宮之别館宮中之人因為先生言其教之因起與

令第九代掌教玄應張真人之制行堅白也先生曰世乃有斯人耶乃盡出真人家世鄉里苦節高行孝慈之迹神明之異求先生為文先生言而天下後世信之未嘗有不試之譽也獨於真人欣然命筆具道其所立之難所至之峻也且有儆於時俗者焉他日病愈返乎史館思真人之為人乘輿巾車從以門生兒子即天寶而見焉及門童子辭曰真人深居至静自中朝貴人大官至者未嘗敢以報先生勿訝也先生顧謂從者曰是其

人視走高門縣簿唯恐失一夫者有閒矣即命迴車蓋不唯不以為忤而更歎重其不可及自是夏多雨潦規再往未能也而真人曰秋氣且清吾不可不往謁吳先生因著芒屩戴臺笠策木杖布褐短才至膝從弟子一人服亦如之步至國史院門上馬石上踞坐弟子告閽人曰真大道張真人上謁吳學士閽人相顧嘻曰他日見真人者至容服不若是疑不為通而先生方脩實録與同官坐堂上不知也先生之子偶出門見而識之進

問真人何來真人曰吳學士子耶以杖畫地作誠字示之曰還語若翁吾來報謁先生聞之亟出見真人去矣獨地上字畫在耳咨嗟久之使追及於麗正門南三里所長歌徐行音韻清暢上出林表追者不敢致辭而返好事者高二公之風畫爲圖以傳觀而托僕叙其事如此或曰昔孟子與南華翁生並世而未嘗相見二子之書具在莊氏之辯莫或嬰其鋒者惜乎其不見孟子也令吳張實相知又相求而卒不相遇遂無一言可以發

其緼者其何以一道德乎僕曰覿其風致而思過半矣何言之待乎子必以其言求之乎僕試論其行矣君子之學以不欺為要有志於慎獨者果能堅制峻卓如真人之道行者乎吳先生蓋累千百言刻之金石可考也真人畫地之字蓋子思孟子之言也有能因此而真知歸求者則真人之一字不為少也吾又聞真人系出橫渠其精思力踐殆有自卭則又有僕不能知者

送翰林編脩王在中奉祠西嶽序

國史王君在中之奉祠西山川也同館之士為賦詩以餞之多道祈年之事者侍講曹公序之曰古者天子有事四岳盖考制度一風俗焉望秩其一也今嵗遣使禮祠脩時事必曰祈也將神明可以干福乎或者疑二説之同異而問諸某某曰皆是也史館諸君子誠見皇上處太平之盛據中和之會然猶宵衣旰食思致斯民不忍一夫不獲被其澤者是以四方水旱之沴有司不敢伏牢相不敢忽也必以聞而拯之此所以徧舉於祈年

也盖仁之事也曹公嘗位大宗伯為朝廷大儒老臣深練治道知夫奇衺之萠乘上意所鄉矯誣禨禬之方紛然日至以蠹財而熒聽殆不勝言故深憂之而為是端本之言者智之事也思兼仁智之說其使者之道已乎夫祠使之遣自中統至元以來五六十年矣民間習聞之方獻歲發春吏民必盻盻然望之曰天子之使其將至乎庶幾有以撫吾人也祠事畢使者宜止車䝉惟慰問父老以宣上德意而察其隱微鬱塞以待顧問之萬

一豈非其事乎且并雍之境素以勤儉善年而比以歉告有不忍聞者凡所以佐吾民之術而上之人容有未盡知者可咨詢而得之乎吾蜀以罹兵之久山谷故郡縣之地多閒田畝數四方之民趨而至者以萬萬計宜及此時節制均定以輯撫之使善良有所養而强黠有有所檢以為他日之慮久遠之計亦有說乎凡此之類皆仁智兼盡之意也不然一乘之使誰不可行而有待於在中又有徵於曹公與諸君子之言乎

孔林廟學新設管勾簡西碧之任詩序

昔者禮樂之器魯蓋備有之是以聖人於老聃有問焉於師襄有問焉始仕於魯而與祭於廟也又每事問焉當是時雖曰禮壞樂崩而有官守者尚執其藝事而不敢廢也故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焉明器物事為之有可徵也去古益遠雖有司之末亦亡絕無餘矣而猶欲以為非君子之所重可乎成均嘗設管勾主廟學禮器祭衣之屬致和之元孔林亦放而設是以吾簡君

始為之君子善官守之復古而選擇之得人也多賦詩遺之而求予序焉乃為之言曰嗚呼聖帝明王之制作猶可見於今者則吾夫子之所删定賛述而存者而所謂器物事為者亦其具也前三十年尊江張逹善氏嘗為孔林之師固嘗發明斯道之大以廸其人矣所謂器物事為者初不廢也今簡君往治其有司之事尚善其職守則君子又將因夫器物事為之存者而徵焉道固不外是也或因本而及末或即粗而得精沿遡並行不

悖不亦可乎張先生吾蜀人其外祖氏之門人也簡亦吾蜀人故得盡吾言焉而非私也

隴右王汪氏世家勲徳録序

國家龍興朔漠威行萬方金源日蹙吏士守者或降或死且盡不能成軍山東西之間豪傑並起據保城壁大抵非金署置之舊隴右鞏昌汪氏據髙制逺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曰便宜都總帥柵石門爲金守者三世及我兵攻鞏昌則金亡已三世矣汪氏猶不忍降其士

大夫皆曰君死國亡民將安歸乃縞素爲金發喪登陴哭三日因皇子夆騰以自歸太宗皇帝察其誠仍以爲便宜都總帥鎮故地取蜀之役資糧甲兵之賦終始畢給功多之紀他將鮮儷焉此諱世顯者所以封隴右王也王有子八人孫十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公者已八人傳五世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鞏昌者既世其職餘多大官尤顯者今御史中丞壽昌也其兄成都萬戶嗣昌曰世荷國恩功業在盟府褒卹有制詔世次具譜

牒行事歲月則先塋家廟之碑文在請輯錄刻模以傳
於世諗諸太史太史虞集曰予觀于功臣之家以世業
顯榮者固多得統其軍世守其地者惟汪氏或曰道家
忌三世為將汪氏之德必有大過人者其言信歟予固
以為汪氏先人事故主無憾見信國家非他人所得而
及也歟

送祠天妃兩使者序

世祖皇帝歲運江南粟以實京師漕渠孔艱吳人有獻

策航海道便以疾久之人益得善道于今五十年運積至數百萬石以為常京師官府衆多吏民游食者至不可筭數而食有餘賈常平者海運之力也天歷二年漕吏或自用不聽舟師言趨發違風信舟出洋已有告敗者及達京師會不至者蓋七十萬天子憫之復溺者家至載之明詔廷臣恐懼思所以荅上意或曰有神曰天妃廟食海上舟師委輸吏必禱焉有奇應將祀事有弗虔者與宜往祠有勑翰林直學士布尼雅錫哩藪文太監

宋本其行嗚呼二公能導上意致誠敬已事而竣周覽
其形勢風俗而覲其政治之得失亦有可言者乎往年
某嘗適吳見大吏發海運問諸吳人則有告者曰富家
大舟受粟多得傭直甚厚半實以私貨取利尤夥器壯
而人敏常善達有不願者若中產之家輒賄吏求免宛轉
期迫輒執畸貧而使之舟惡吏人朘其傭直工徒用器
食卒取具授粟必在險遠又不得善粟其舟出輒敗蓋
其罪有所在矣今日之事此其一端乎近歲大農以之

用告會議廷中各陳裕財之説有獻議曰國家方取江南用兵資糧悉出於中原而民力不至之絶及盡得宋地貢賦與凡貨財之供日輸月運無有窮已而國計弗裕者上不節用而下多惰農故也且京師之東萑葦之澤濵海而南者廣袤相乘可千數百里潮淤肥沃實甚宜稻用浙閩隄圩之法則皆良田也宜使清彊有智術之吏稍寛假之量給牛種農具召募耕者而素部分之期成功而後税因重其吏秩以為之長又可收游惰弭

盜賊而彊實畿甸之東鄙如此則其便宜又不止如海運者柰何獨使東南之人竭力以耕盡地而取而使之歳蹈不測之淵於無窮乎時宰以為迂而止宋公家京師既首廷對未嘗一日去朝廷歷丞相御史府為名法從參預國事而學士嘗以使指出南詔西南降蠻夷部落所謂大小徼里者方數千里引其酋長入見才與其從者數十人俱無一兵一財之費二公之重且賢如此上意其有所在乎不然禱祠之官豈無其人而以屬之

二公予故同朝皆為之賦詩而某為之序

詔使禱雨詩序

陝右比歲以旱饑告縣官出粟與財省賦已責以賑之而不能捄力田者布種於土而暵燥弗生貨幣並竭商賈去歲國家有大正於逋誖宿愾守者遂去效之宜神怒人怨天不悔禍及計窮歸服而吾民之病日深矣居者瘠殍行者道殣存者十二三天子為選大吏治行省臺出大農之帑鉅萬者數而雨終不降人無生意於是

行省臺之臣使人入告于朝曰天子幸念疲甿使臣等奉宣德意既竭駑鈍靡神不舉而靈貺弗臻意者天子使專使持玉幣以禮其山川庶有濟乎宰相即日以聞天子愀然以興曰孰能稱朕使者於是翰林直學士布延實哩以誠慤精敏將命直指乃四月已亥受旨幄殿陰雲低回肸蠁孔邇學士乃召驛傳謹齋戒不留宿于家乙卯祀西嶽五月丁巳朔雲電雷雨大作辛酉與行省臺臣共禱于城中之羣祀壬戌與左丞額琳沁禱於

太一元君廟即大雨其日又請髙山太白湫靈湫廟湫在絶頂峽隘石險炎暍喘汗牽掖僅至親致上命下即祠宫幾數十里祠故唐作積蕪不治墻毀瓦墮妥歆無所祠者侯命門下上無庇蓋跼蹐中夜並見雲輿于湫頃而滃合明日又禱大澍連日於是東自陜州西至鳳翔南達興元北暨鞏昌皆來告足甲戌至鳳翔與憲使郡守祀於雅爾滿神之廟雅爾滿者髙昌部大山有神髙昌人留關中者移祀於此云既祠又雨丁丑祀西鎮

之吳嶽亦雨竣事乃還而隴陜之間田苗浡興瓜蔓有實稍有廬處而守者下車詢洛則曰宿種在土得雨始萌蘖埴日滋是以怒長苗秀且實而瓜瓞可食矣由是疾疫頓愈而流移未遠者漸克來歸七月辛酉復命于上都行省臺各遣使入奏如其言而學士以其副致國史予得而觀焉嗚呼天豈不念斯民哉彼旱饑至於斯極者誰實為之聖神一念之發使者將命之謹而效應如此逆順誠偽之辨可不察乎故備書之與吾黨之士

詠歌焉

國子監學題名序

世祖皇帝至元二十四年置國子監學以孔子之道教近侍國人子弟公卿大夫士之子俊秀之士其書易詩春秋禮記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說則周程張朱氏之傳也監有祭酒一人比立監先置此官許文正公衡首為之司業二人監丞一人後又置典簿一人治文書金穀學有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後增置六人其下設正二

人錄二人司樂一人典籍二人管勾一人以高第弟子充秩滿則官之弟子員今五百六十人天歴二年始克追考祭酒至助教姓名歲月刻石來者尚繼之俾後有所徵三月甲子序

送江西行省全平章詩序

詩不云乎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何其善言君子乎鳳凰麒麟非所以資服乘也醴泉朱草非所以適飢渴也然而一日至焉山川為之

春涵草木為之玉潤蓋天生神物稟乎冲和之至自然有所啓達無所事乎用力也今平章全公名臣世家高情雅節至正而不厲至明而不察達乎事物之變而不屑於言究乎天人之緼而不滯於迹淵乎其有道充乎其有容氣完而不忤於物接用大而不事於小施幾古之所謂杜德機者乎江右有水旱之菑民力竭矣天子慨然輟公於親密之地以往鎮之吾民其庶幾乎豫章之流湯湯匡廬之雲蒼蒼公超然有意於其間乎君子

來朝其旂旆旆鸞聲噦噦請得與都人士共候焉

送李道濟之官夷陵詩序

東觀古稱蓬萊道山今尤為清華高簡予與今禮部康公子山尚書在館時新進士六七人為之僚道濟以文學署掾一時雍容蕭散非特人羨之諸君子亦自以為樂也未年歲間各遷官散去掾獨留館數年始得官夷陵幕來徵文為別吾聞州小而地僻民淳而事少魚米筍菜可以奉甘旨江雲峽雨可以極游覽益樂不在館

閣之下昔予之鄉先生六一公嘗令夷陵欲借書觀之而不可得乃從故府取吏牘而徧閲之於是周知情偽備察姦利謬欺之故悵然以為深感後公為政治郡輒有大過人者及代包孝肅公尹開封清簡平易乃有過於包公者則夷陵閲牘之功有以增益之也天下未見書莫盛於東觀道濟既得讀之累年今之夷陵吏牘固其職尚毋鄙其事而盡心焉鄉先生之芳躅不亦可庶幾乎

送達布哈兼善赴南臺御史詩序

古人有言朝廷天下之事宰相可行之臺諫可言之行者或不無牽制而言者庶幾得以盡心焉非其位不得言得其位或不足於言故世以為難也兼善以先朝進士第一人事今上天子于奎章之閣一日輟以為行臺御史此所謂得言之位可言之時能言之人者乎予聞之事有大小緩急之異小而急者驟言之大而緩者深言之而又有大且急者如東南水旱頻仍民力凋耗賦

用不給者乎吾意兼善受命之日念故已在此矣醫之為病也知證易用藥難藥具矣而病家用不用服不服又有不可知者而醫不敢不盡其技聖天子在上視民如傷當宁以思無言不從無諫不入兼善在閣下朝夕之所見者也使數千里之遠如在旒黈之下非兼善吾誰望乎諸賢賦詩贈之虞集為之序

送進士劉楨序

今歲吾蜀與計偕者五士皆以鄉里來見既退坐客有

留爲予言者曰五士皆美才如木向春唯年最少者二人差後然皆佳士次二坐者家必有陰德予漫聽之不以爲意及南宫奏進士名果三人先登次二坐者昌州劉楨維周也及登第始克問其鄉里氏族家世父兄所治業乃知劉氏世春秋學避兵瀘州因家焉鄉人爲言劉氏之遷瀘二十餘口及避兵唯字德甫者獨存有子女三人城破子女俱失久之得其二子德甫夫婦念其一女尤切次子善卿思解其親憂行四方求之知爲楊

將所得又轉之文文豪虐百計不可得無以悦親心不遑寧處善卿子偶至成都聞文亡家析其姑適同爭者敘南程復元有子矣悉所將貲竭衣裝盡購得以還至家善卿問曰成都知姑氏音問否具對以文亡適程狀曰何不購以歸曰皆至矣善卿大悦德甫殁矣未及見之諒以子孫能奉巳為愜令程氏夫婦偕其子俱養善卿家衣食如一中外無間言善卿子即楨也進士來見者首張岡于髙次者楨次者支謂輿文舉次則李珍彦

博令孫子仁彦安也或言維周得姑氏歸與其父對荅
殊類范丞相麥舟也意欲予書之予不敢靳予言也故
具載如此詠歌而傳之則在能賦之士大夫君子矣至
順庚午閏七月二十八日書

陳雲嶠省親詩序

夫神駿之馬可以一日千里而不可從容鸞和於交衢
之舞寛博之衣可以揖讓升降而不可奮揚干戈於戰
陳之交隨其所遇而周於用者世常難其材焉泗人陳

君新甫以名將相家遭逢盛明廣大之日其昏姻皆衛霍金張之門其交游兼嬰布阜乘之屬散萬金於一醵而不為泰待千乘之卿以長揖而不為敖此其人豈屑錐刀之末求譽於鄉原局局於街槃之間而效用於軌轍者哉宜乎一出而受知仁廟驟命以三品之貴而不吝也既而草儀前殿贊禮明廷俯仰進退郁郁乎有文是以英皇肇行鹵簿既閑習於緜蕝之初皇上親祠太室妙對揚於顧問之頃博聞洽禮之士無以加焉世

所謂難其材者新甫其兼之矣乎吾嘗見其退食也琴書在前寄逸興於篇翰其屢空也賓客散去無悔志於當時其孝於親也出乎天性方承顔於膝下母命之仕則仕從事於朝廷母思其歸則歸其去就之决又有如此者同朝之士喜其歸省之及時惜其投簪而難遠作詩以餞之吾聞新甫之在維揚也東渡大江得佳山水於常潤之間登高丘而望滄海見其所謂雲嶠者眇然乎虚明浩蕩之外將無乘風而長往乎太夫人年高新甫方

强仕願敦孝弟之道以成忠厚之德吾占諸易得漸之上九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吉新甫尚翩翩而來朝哉

宣城貢先生慶八十詩序

宣城貢先生年八十之歲親戚鄉黨郡縣長吏部使者咸往慶樂之中朝公卿學士大夫嘗與其季仲章同朝者聞而咨羡焉為文章歌詩以授其子師正俾歸以為先生壽而集題辭焉夫古之人所以尊夫高年者詩書

琴瑟足以相其德衣裳鼎俎足以奉其體子孫賔客足以樂其志遭時昇平耳目不接於拂膺之境則為全美焉而先生皆兼有之誠所謂人瑞者乎昔者西都諸儒申公伏生皆八九十至於百歲而浮丘伯或者又謂其得仙道壽嵩不知其紀也貢氏明經世家也為申為伏為浮丘固其宜哉

送甘以禮詩序

集之從祖惠州通判府君以歲丁丑避地至古端而歿

焉即葬於其郡之江上內附國朝以來諸叔相繼淪謝獨先參政郡公北還規往迎還率以事阻歲時嘗遣子弟門人往省後先公老猶恒以此為念集仕于朝未獲申先志而無一時敢忘也泰定中甘君以禮有交游之舊適調端幕府集以情告焉以禮既下車期月之間政以敏辦乃率其僚與縣吏以暇日即吾壠而問焉則樵牧洊至耕者或侵其域矣乃召訊故老而得其實伐木表其處曰虞通判墓置守冢一戶俾食度舟之利以圖

永久且將祀諸學官而秩滿歸矣武夷詹君景仁僉憲廣東行部至端申理其事大抵皆以禮之遺也集家本雍蜀兵火以來墳墓散在東南者未能一一歸葬而省掃不能歲至先惠州之墓乃蒙以禮高義如此其感激何可忘耶以禮調官京師僅取便家一筦庫以去集備位班行知以禮之材賢而不能薦感以禮之恩而不能報於中心實有愧焉故直敘其事以識別乃若區區之心尚或自見於他日乎

曾魯公世家盛事集後序

聞故史臣曰宋昭陵時韓魏公與曾魯公同為相歐陽公參知政事韓公於法令典故則問曾公文學人材則問歐陽公百官奉法循理而朝廷治噫何其盛也然則不治者其由於不奉法循理也歟古之人所謂豈弟君子者蓋以為有盛德備福之人則可以為治世者也至順三年十月曾公之裔孫香山令淳來京師以其先世門人林彬所述曾氏衣冠盛事一卷來相見曰東都之

事備矣而南渡後若乾道宰相慶元倫魁以下盖略焉將叙而錄之鄉先生傅季謨甫謂淳曰雍虞氏之在史官者宜請叙之是以來告集惟先忠肅公實與相國同事阜陵有同朝之好不敢忘也故謹書其事如右莆田陳衆仲慶歷從官故家今為國學官嘗為余言至元時有御史按事過泉州問曽氏家廟所在而敬拜焉初内附族人驚不知所為御史乃徐言族人我魯公諸孫之留居鄭州者也出譜牒叙昭穆與族人昆弟父兄相對

愴然泣下隨至白石村拜墓𨿽會一月乃去惜不記御史名予從弟弦至治中宰管城知有曾氏墳墓在其境亦不知御史何人淳行求之以見諸譜可也嗚呼前朝世家子孫至于今淪落盡矣淳言曾氏猶數十房淳雖遠仕南海上然去鄉不遠惓惓以先世遺事泯歿為懼而輯錄之忠厚之澤於此蓋可見矣後之人尚鑒兹哉

禁扁序

繼志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叅議曾國王文康公之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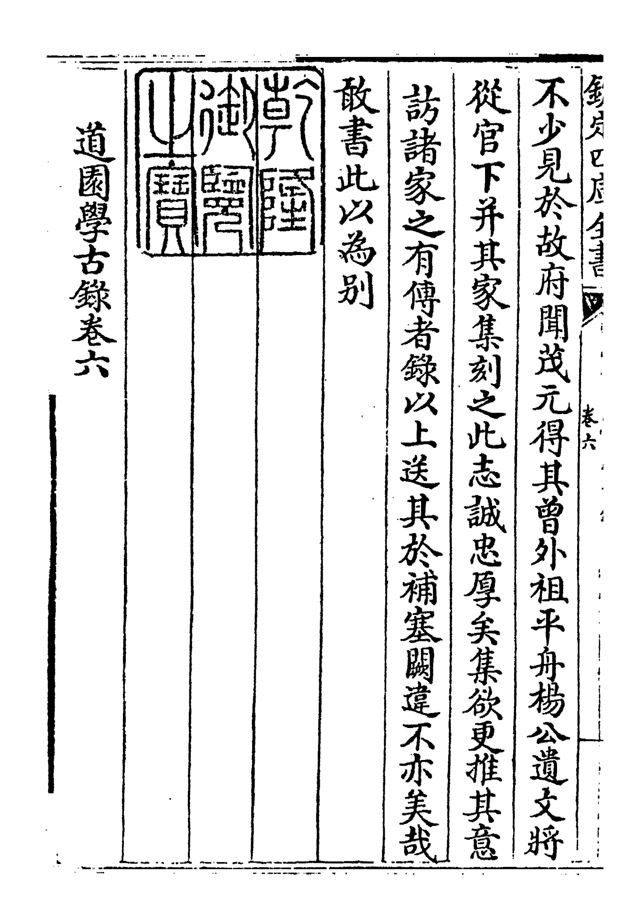
子也世祖皇帝既取宋淮南忠武王還奏留董忠獻公鎮綏江南時文康公以翰林應奉文字使董公軍中因謂董公曰宋氏經史圖籍文書略備不及今上送朝廷懼將散軼不可復得關係甚重也董公竒其言悉録中秘外府圖書運舸致之京師而屬文康公護之今館閣所藏多當時故物有識者甚韙二公所為也于後文康公歷臺省賔客門人一時文學之選皆在是以繼志兄弟見聞異於常人又以彊記博學稱於時自紈綺之

習固無與斯事而寒雋視之吏輿寡陋之嘆矣禁扁之書在史館暇日所編號為詳贍而他著述尚多也繼志年富力彊好親師友則所學又當不止如著此書者

送趙茂元歸鄉序

百年之前吾蜀文獻之懿多出在東南名家者數十宋亡先輩凋謝流風餘韻其或存寡矣眉山趙君茂元自其大父王大父世以春秋掇巍科登顯仕有譽聞於當世與同郡楊氏史氏程氏家氏門户相望互為婚姻雖

遠在吳越家庭之間郁郁乎故鄉近古之意也內附垂
六十年茂元父子服其冠衣講學郡縣不以官卑祿薄
為嫌意氣濯如也鵠如也至治壬戌予適吳將即遺老
故家而有徵焉未幾名還史館未及有所訪問獨茂元
方為吳學正得從容焉而茂元有悼亡之戚亦不獲盡
所欲言也後十年調官京師乃取閣中一巡徼以去曰
親老矣急於養焉又匆匆以别噫予終無以廣其寡陋
也乎前年被詔纂述史記頗恨蜀學微絶諸君子緒言



不少見於故府聞茂元得其曾外祖平舟楊公遺文將從官下并其家集刻之此志誠忠厚矣集欲更推其意訪諸家之有傳者錄以上送其於補塞闕遺不亦美哉敬書此以為別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道園學古錄卷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錄監生臣董昌璧

道園學古録卷七

元　虞集　撰

記

西山書院記

建寧路浦城縣真文忠公之故居在焉其孫淵子言其族人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築室祠公相率舉私田給凡學於其宫者而請官為之立師江浙行中書省上其

事朝廷偉之名之曰西山書院列為學官實延祐四年四月也是年天子命大司農晏翰林學士承旨和塔拉都哩默色譯公所著大學衍義用國字書之每章題其端曰真西山云書成奏之上嘗覽觀焉昔宋臣嘗繕唐宰相陸宣公奏議以進其言曰若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識者以為知言由今觀之宣公之論治道可謂正矣然皆因事以立言至於道德性命之要未暇推其極致也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

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馬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别得失之故情偽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公當理宗入繼大統之初權臣假公之出以定人心旣而斥去之十年復召首上此書當時方注意用之未幾而公亡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再出而世終不獲被其用豈非天乎肅

詎知百年之後而見知遇於聖明之時也然則公之祀豈止食於其鄉而已乎蓋嘗聞之工師之為宫室也猶必有尺度繩墨之用樸斵締構之制未有無受其法者也為天下國家其可以徒用其材智之所及者哉今天子以聰明睿知之資然猶能自得師尊信此書以為道揆況衆人乎學者之游於斯也思公之心而立其志誦公之書而致其學聖朝將得人於西山之下焉不徒誦其言而已也

鶴山書院記

昔者儒先君子論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顔子殁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于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顔子之絶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己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顔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因其

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以妄議乎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蓋天運也而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邪說以為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絶以茍全及其禁開則又皆竊取緒餘儌倖仕進而已論世道者能無盡然于兹乎方是時蜀之臨卭有魏華父氏起於白鶴山之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四君子易名為請尊其統而

接其傳非直為之名也及既得列祀孔廟而贊書乃以屬諸魏氏士君子之公論固已與之矣及我聖朝奄有區夏至於延祐之歲文治益盛仍以四君子并河南邵氏涑水司馬氏新安朱氏廣漢張氏東萊吕氏與我朝許文正公十儒者皆在從祀之列魏氏之曾孫曰起者隱居吳中讀詒書而有感焉曰此吾曾大父之志也何幸親復見諸聖明之朝哉今天下學校並與凡儒先之所經歷往往列為學官而我先世鶴山書院者臨卭之

漼莽莫之翦治其僑諸靖州者存亦亡幾而曾大父實
葬於吳先廬在焉頋規為講誦之舍奉祠先君子而推
明其學雖然不敢專也泰定甲子之秋廼來京師將有
請焉徘徊久之莫伸其說至順元年八月乙亥上在奎
章之閣思道無為鑑書博士柯九思得侍左右因及魏
氏所傳之學與其曾孫起之志上嘉念焉命臣集題鶴
山書院著記以賜之臣聞魏氏之學即物以明義反身
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

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巖巖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師弟子之所授受以顓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日不足所謂

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况乎近世之弊好為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攷諸彼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舛譌牴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辨其非是而名物度數之存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為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為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致知之目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别類而録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

道器之不離而有以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為教而程氏所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而後人莫究其說以兼致其力焉昔之所謂鹵莽日以彌甚甘心自棄於孤陋寡聞之歸嗚呼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今起之言曰起甚幸身逢聖天子文治之盛追念先世深惜舊名起將於斯與明師良友教其族人子孫昆弟及鄉黨州閭之俊秀庶乎先君子之遺意而魏氏子孫世奉其祀事精神血氣之感通亦於是乎在其有托於

永久而不墜也不亦悲夫臣之曾大父實與魏氏同學於蜀西故臣得其粗者如此敢輙書以為記魏氏名了翁字華甫臨邛人年十八登故宋慶元已未進士高第仕至資政殿大學士叅知政事僉書樞密事都督江淮軍馬贈太師封秦國公謚文靖而學者稱為鶴山先生云十二月丁未具官臣虞集奉勑謹記

白鹿洞書院新田記

南康白鹿洞書院山長柴實翁誦其郡守崔侯之言曰

昔者斯洞在南唐時學者之盛猶至數百人宋初固不待言矣及朱文公作而興之以講道其間其規約之要被乎天下學者嚮往以為宗焉此其所建立又非昔人所能及者㢢之不敏假守玆郡誠不敢以學校為緩於聖人之道誠亦知所尊信而末之能學也思致其所以為教者而末之能為也然而繕其既稟使其師弟子得安於治其業顧力雖不足猶庶幾可能乎乃視學田之入而節縮其冗泛計其貲貸之積可易民田百畝實翁之

未至也教授王君肖翁實通攝書院之事乃能親行田
視其肥磽去取之故所得皆上壤夫侯之意王君之勞
田之始入皆不可無記願刻其事于石嗚呼朱子之書
學者蓋家藏而人誦之矣其於聖賢之傳為學之要本
末始終毫分縷析無復餘藴使窮鄉下邑獨學特行之
士苟能玩而習之思而得之體而踐之及其久也猶可
以入聖賢之域況乎有明師良友相先後之討論問辨
以求其正觀感契會以推致其極者乎此其人固何待

於人之食之而後用也雖然侯郡守也書院郡之學也自侯爲之者當如是耳來者其勿負侯之心也哉侯名翼之字鵬舉燕山人歷官多美政守是郡也二年矣通練樂易敏勤堅信民無隱情庭無留事其用民力也若增石閘繕郡治非必當爲者不爲也是以事集而人不知擾至治初元之詔命司臬事舉天下守令之最江西部使者牢某舉侯政績著明考二十五事後使者克呺察之如章併以上御史邦人士請象侯而祠之侯亦莫

能止也其得民如此王君金華人其大父師勉齋黄氏柴君畨昜人其父師雙峰饒氏皆不忘其世學故併書之

尊經閣記

寧州西南二百里脩水出焉世居其上者曰師氏著姓也宋嘉熙中諱巖起君甞築進齋以讀書司刑使者察其勤為著之記後四十年齋燬于兵又三十年其孫天麟始因故基作新閣而名之曰尊經承先志也客有過

而嘆之為之言曰是其為處也山發春以獻秀水涵秋而致清懸崖飛流出其右長楸古樹列其側擇其名之攸當未可以縷數慨獨念其先世之所尚而尊之此其志固君子之所樂道者哉予乃言曰嗟夫尊經者舉其書而加之諸乎百家之上而庋之乎將姑為之名乎夫經也者無待於尊而常尊者聖人之心之所著也聖人之道之所載也通三才之知以知變化之本極經綸之妙吾心之運量又未始與聖人異也有能知其心之大

而尊之者乎由其道以推致聖人之至者乎是則尊經之大者今天子以獨斷黜吏議貶虛文一以經學取士士大夫言學者非程子朱子之説不道也上下尊經之事蓋如此故竊以為必有通乎聖人之心以達聖人之道者出乎其間覬乎尊經之有閣得不重感於予心乎吾聞豫章之境有高山深林稍於世俗相遠者古學之士多峩冠博衣深隱乎其中將必有為師君言之者後有知言之君子將即斯閣而求之天麟字勝瑞今為同

知吉水州事云

王先生祠堂記

許人有祠其鄉先生于學宫之傍曰王先生諱德元字仲元邢臺人金大安中舉經童第二人既受官又從常山周晦之先生學歳壬辰避兵來許許人以為師出其門者前後數十百人經先生口授經者今且老猶歴歴成誦其為人豈弟敦厚與人言必本於忠信待朋友有禮所與交或死已久歳時往撫其家如生存鄉里有喪

疾皆親捄問無間貴賤許人化之至元甲戌先生年八
十而卒明年其配錢夫人卒無後門人劉世安張居禮
郝守寧等葬諸姚范之村而私以時祀之惟先生之田
廬有司不忍收也而又不可以久大德甲辰請于河南
之會府以其宅為長社縣學立禮殿講堂賦其田以為
廩餼守寧曰古之所謂鄉先生者沒而可祭則祭之柰
何使先生泯而弗祀方先生來許時環許之人日戒于
兵恬然寧許人以學者先生之賜也今門人盡矣獨守

寧在守寧而不盡其情誰當盡其情哉至大戊申與其
同志築屋於學以奉先生遺像於是縣長吏學官諸生
以春秋釋奠先聖之明日遂祠之歲會田入三之一以
具祀事請刻石使來者有攷焉嗚呼於是中原文獻淪
喪隊軼者且百數十年而幸有能誦詩讀書傳諸其人
以待後之學者其功詎可忘也況許人之息游于斯者
皆其門人之子孫昆弟也彷彿其聲容而感其志氣之
所存能無有以係其思者乎廼作詩遺之使歌以具祠

詩曰載除我宫我宫為堂神斯來享誰其從之有合彼鄉昔居允臧諷言喤喤金石之揚人用不忘即祠于次有醴有胾取具孔類自許多士多士孫子奉兹永世

小孤山新修一柱峰亭記

延祐五年某以聖天子之命召吳幼清先生於臨川七月二十八日舟次彭澤明日登小孤山觀其雄特險壯浩然興懐想夫豪傑曠逸名勝之士與凡積幽憤而懐

感慨者之登茲山也未有不廓然樂其高明遠大而無所留滯者矣舊有亭在山半足以納百川於足下覽萬里於一瞬泰然安坐而受之可以終日石級盤旋以上甃結堅緻關護完固登者忘其險焉葢故宋江州守臣厲文翁之所築也距今六十二年而守者弗虞日就圮毁聚足以涉顛覆是懼至收羊亭上蕪穢充斥曾不可少徙倚焉是時彭澤邑令咸在亦為赧然愧赧然怒奮然將除而治之問守者則曰非彭澤所治境也乃相與

憮然而去明日過安慶府判李侯維肅其故人也因以告之曰此吾土也吾為子新其亭而更題曰一柱可乎夫所謂一柱者將以卓然獨立無所偏倚而震凌衝激八面交至終不為之動揺使排天沃日之勢雖極天下之驕悍皆將靡然委順聽令其下而去非兹峰其孰足以當之也耶新亭崢嶸在吾目中矣子當為我記之至池陽求通守周侯南翁為吾書之以來也李侯真定人仕朝廷數十年歷為郎官謂之舊人文雅有高材以直

道剛氣自持頗為時輩所忌久之起佐郡人或憒其不足侯不屑也覩其命亭之意亦足以少見其為人矣且一亭之微於郡政非有大損益也到郡未旬日一知其當為即以為已任推而知其當為之大於此者必能有為無疑矣

致慤亭記

古者之祭於廟也取其深廣静密將以聚精神而致感焉亭云者升高望遠則可已非祭之所也然祭之先則

必致其思致其思則或於亭焉可也荘平梁君潤之為亭於其先塋之側春秋登於斯望其墓而祀蓋以寓其孝思之不忘也集賢學士宋公渤名之曰致慤取祭義之文云君之第七子宜來求予文以為記蓋嘗聞之孝子於其親也蓋無所不致其思焉況其遺骸之所托松栢翳如霜露時至於是乎企而望之則必有無窮之感焉是固非祭所也先祭而思焉莫著於斯矣然則名之為致慤不亦可乎宜進士髙科有位于朝矣於法君當

得封循而進焉為士為大夫為卿為公古之廟制可考而用之矣且君之父子講乎詩書之藝明乎禮法之辯將能祭之以禮為其所得為麗牲有石尚能為君銘之使鄉之人有所取則也

孝思亭記

國子伴讀荏平粱生為予言其邑之善士曰張氏兄弟以孝友稱於鄉作亭於先塋之左手種松柏鬱鬱成林為請於監察御史周君景遠得大書孝思二字以表其

處而求文以爲記予嘗聞之古之君子之爲禮也蓋無墓祭夫祭者之於鬼神也求諸陰陽之義備矣墓也者遺體之所藏也苟於是乎求之豈不可哉而古之君子之爲禮也而墓無祭何也凡有國有家者必有寢有廟廟所以祭而墓非祭也有廟者必有主主之始立也三祭以虞之歸必奉諸其廟歲時祀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有禰之廟者自己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祖之廟者自父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曾祖之廟者自祖之兄弟

子孫皆至焉有高祖之廟者自曾祖昆弟子孫皆至焉有大宗之廟者凡族之昆弟子孫莫不至焉者矣是合族之大法也而近世士大夫家廟主之制或莫之考一再傳之後昧於世次者或有之矣况於民庶者乎是固君子之所深惜也嗟夫古之不可復也然幸而猶有一焉今中原之地平衍溫厚故其為塋兆也高曾而下凡子孫皆得以次祔葬歲時上塚則猶得以知其處此為其親此為其親拜於墓下者孰為其親之子孰為其親

之親蓋深有維持族姓之意焉後之君子茍以義起禮則墓亭之設固在所不廢也張氏兄弟拳拳於墓亭之意豈非知本者乎其以孝友稱於鄉也宜矣張氏兄弟三人曰通甫曰欽甫曰君甫張氏之後必有顯者其自此三子者始歟

知還齋記

相國李泰公治小齋於居第之後取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語名之曰知還而命其記之其對曰夫身任天下

之重者必有周天下之慮慮周天下則凡所以竭其心力者勞矣於是求高明廣大之居以佚其身休其氣息其聰明之用以待事物之無窮者人之所同也而竊嘗觀盛德於下風矣初天子之在淵潛也公以仁義為之師處憂患於危疑之日而不為動决幾微於造次之頃而不為懾挈宗社於大安之地而不為矜神閒意定若初無為乎其間及天子即位公以舊學為之相大綱細目疏治條理不紊不遺意若有不足而公方日與天子

坐論道德治乎無為四海晏然蒙其澤而莫之覺此其所存者大而所息者深又何假夫居以厚其養哉顧廼因方丈之室托微物以見志若懼滿盈而有退然之意者其憂深思遠之故其何足以知之雖然公命也其不敢辭廼為之記曰朝出乎喬林而夕返乎一枝者衆鳥也故隱民遠士得以寄興而自喻乃若鳴鳳歷數千百載而一出其進退豈直係其身也哉是故奉其身以為進退者庶士之事也進退不係其身而係其道者大人

之事也公以身係天下之安危其道著矣今而自托於此是豈以功名富貴易其心者哉某以是知易道之所以貴夫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也

誠存堂記

昔者君子之言居也宅曰安宅居曰廣居泰哉其所以自處者乎何其安重尊高之若是也竊意君子之所以為安重尊高者固無待於外而上棟下宇益得以休其體而致其養夫豈苟然也哉集賢司直鄱陽周君之為

堂也築必固材必美攻斵必純澤構締必堅縝曲執必
周正户牖必疏達温清必宜適待其後之人必久而無
斁凡作室之道備矣及其成也曾不以是自佚方挈挈
然以誠存題之此其意豈淺淺者顧使某為之記某何
足以知之嘗試即堂而言之仰升俯降卑高之位定矣
處深嚮明内外之辯嚴矣左揖右讓少長之序列矣以
祀以養以宴以食父兄宗族之親在是矣鄉黨僚友之
情可得而洽矣静以養動以思朝以興夕以寧皦皦乎

燭之而弗迷也粲粲然列之而有文也循乎其行之無忤步也確乎其歸之無異本也繹繹乎其繼也渾渾乎其無窾郤之有待於彌縫也若是者庶乎其名義之近之也乎而某又何足以言之大江之南都為大郡物殷而家給土木之盛甲乙為比而又以文雅相尚抑豈無以美名表其居者乎夸者已張警者已末未有反身切求若是其實而大者也某又安敢不為之記也惜乎其之不足以知之不足以言之也謹記之曰周氏誠存之

堂作以某歲成以某歲名之者集賢大學士姚公端甫題之者集賢侍講學士趙公子昂也蜀郡虞某記

克復堂記

克己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顏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廼得誦其言於方册之中聞其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幸歟蓋予嘗反而求之沈㝠於物欲之塗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為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拔本塞源脫然不遠而能

復者世甚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為此好絶於胷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旁不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也嗚呼自顔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為學也必不為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噫亦微

矣嚮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迂生曲學者論也而衆人廼欲以齒莽苟且之功庶幾近似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旦莫不忘者也國子伴讀掌儀康生敏以克復名其堂而來求文以為記予既嘉其慕尚之高遠而又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寘諸壁間因得以覼覽而資其行遠升高之一二也

樂善堂記

京師之南城有為堂焉而名之以樂善者承事郎左藏大使渝人胡君善甫之居故應奉翰林文字駱公之所命也後二十餘年因鄉貢進士史君質求予作文以記之其闈諸長老曰昔吾蜀全盛之時以詩書文學起家若勲業事功昭著伐越見聞可攷知者不論其事物俗宜近民者云城邑自漢晉近逮唐宋豪傑所營置往往而在其所完聚有久固之勢不幸間有僭竊者崛起攙

擔於其間非降即亡事亦旋定故其民積安於豐厚屋室之華壯錦繡之穠茂滋味之腴盛貨利聲色之殷阜精麗自東南言纖靡者莫或過之是以婚姻喪祭之禮宴游之樂服御之飾恒出於有餘又漸被夫文章詩禮之懿下至市井田野婦女兒子往往習誦讀知古今以孝弟信義相尚其不然者衆指目之詈斥之以為風嗟夫使其人所以易為善者豈徒然哉然而盛衰治亂興廢之相尋非惟其數然也理若是矣國家將啟南服獨

先受兵芟夷刻刮者幾百年而後昔之所謂盛者始掃地無復遺餘矣脫身百年之下遠而去之旣生全焉又富完焉又將以子孫衆多而貴焉此其先所積累者豈不異哉然則樂善之名駱公蓋有以徵其前而望諸後者矣不記殆不可也胡君盡力所事受知世祖皇帝特命筦庫係定非常例也常歸其鄉修先人墳墓而收其族人子弟鄉里之貧弱者教養恩義甚篤君子以為難能有司嘗旌異之今官進而年益高二子歷仕將顯要

其福蓋未艾也前五十七年駱公解舟鄂渚風引之入

世祖皇帝軍中得名見論兵事奇中世祖以之北來然

不願仕故以翰林應奉終其身史進士之父史先生駱

公之甥也胡君嘗以駱公之命續兄弟之好是以進士

為之請某亦蜀人也故為之屬筆以記不敢辭後有以

盛德之家稱於燕山者將在胡氏尚有徵於予言也

沛縣尉李君美政記

沛人有尉善其職其父老愛之願刻姓名于石以示遠

久國子生張復邑人也疏其邑人之頌云舟車衝衝出我沛邦我任我載唯尉之從力用不窮歲饑有盜尉制之有道田則有蝗尉除之有方泗漢患水防隄善圮尉將役人如視妻子民有無告尉繕其屋有繫在獄尉哺之粟顧瞻學宫廼牗廼墉繹其弓刀揖遜有容復之言曰尉嘗學于濟南李吕道先生故知愛人之說其父奉使平陽罹地震之禍尉以恩得官故能感憤自樹立也嗟夫尉於縣政無所敢自遂也而及乎民者如此自昔

沛以勇宕為俗今父老獨不忘於一尉之善者又如此且世之豪民狂吏以動揺刼持為能視一秩滿尉何有此乃以終愛聞不亦參善夫使尉益自勵所至不倦雖古循吏何以過之有司用材者能無考於斯乎尉姓李名茂字廷實德州齊河人初為濮州觀城尉遷沛尉父老曰張仲昂

天爵堂記

饒國吳公以其子玄德真人之貴推恩錫爵以老于家

乃築堂以居名之曰天爵以其游於玄德也來求文以記之某謹爲之記曰善夫戴師初氏之言曰方畨易盛時朱紫組印人無寧蹤而公處之恬然及今驅馳之事盡息而公䏶然如昨日也論其立志槩可見矣况又使其子爲道家曾不以淡泊爲慮此其初寧有一毫富貴之心哉及其老也廼能即家建國與其夫人偕老而康寧備福之盛當世幾無與比然則公之所致誇一時榮一鄉有餘矣而方名堂以天爵而自見則公之所以致

此者其必有所不知而天獨知之者夫方今天下之盛仕者以千萬計挈挈然進取是務旦莫不足於心不得一日寧其身如公之萬一者亦獨何心哉且人之材相去豈遽遐邈也夫莫之為而為者莫之致而至者智未必盡不足以及之也然而略不能以自信者升天爵之堂而覲吳公之德其所勸不既多已乎雖然玄德以清靜為宗而能奉其親以榮耀天子之賜也亦天所以成其孝也公非有求於時也居有貴富而不辭天也亦教

忠之效也無營也而至貴者至焉無欲也而至樂者存焉然則惟公之所自居者為天爵予千乘之國期頤之壽何莫非天者猗歟盛矣

劉正奉塑記

至元七年世祖皇帝始建大護國仁王寺嚴梵天佛家以開教於天下求奇工為之得劉正奉於黄冠師正奉先事青州把道録傳其藝非一及被召又從阿尼格國公學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為絶藝凡兩都名刹有塑

土範金摶換為佛者一出正奉之手天下無與比者由是上兩賜宮女為之妻又命以官長其屬迨今四十餘年凡行幸無所不從令上皇帝尤重象教嘗勅正奉非有旨不許擅為人造它神象者其見貴異如此將作院經歴洛陽田君博物君子也嘗謂予言大都南城長春宮都提㸃馮道頤始作東嶽廟于宮之東謀其徒曰不得劉正奉名手無以稱吾祠且正奉嘗從吾徒游將無靳乎即諸正奉言之正奉以前勅未之許也是時廟未

成民間以靈異禍福相恐動事未甚顯灼馮去後正奉果怳惚若有所感者病不知人者三日或為之禱乃起謂其門人子孫曰速為我御我且之東嶽廟至廟疾良已會立廟事奏御正奉祝曰願覩造仁聖帝象既而疾大安又進秩二品益喜曰是神之賜也因又造炳靈公司命君象而佐侍諸神有弗當其意悉更之蓋幾有神助者延祐四年春予游長春因即而觀焉凡廊廡時共稱好者皆市井物怪情狀蓋易以悅人及仰瞻仁聖帝

巍巍乎帝王之度矣餘皆稱其神之所以名者予尤愛其盛服立侍侃侃若不勝憂深思遠之至者乃歎曰運思一至此乎田君曰初正奉欲造侍臣象心計久之猶未措手也適閱祕書圖畫見唐魏徵象乃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為相臣者遽走廟中為之即日成異哉非直藝矣正殿仁聖帝兩侍女兩中侍四丞相兩介士其西炳靈公兩侍女兩侍臣其東司命君兩道士兩仙官兩武士兩將軍皆正奉之手善觀者知非他工所可

雜其間也長春之白雲觀金人汾王先生十一曜奇妙為世所稱道今遂配之略不可優劣也予所見又有上都三皇廟尤古粹造意得三聖人之微者亦正奉之所造也而梵佛多祕不得覩予嘗讀張彥遠名畫記錄兩京寺觀祠宇畫者數十人塑者一二耳計其運神之妙致思之精心手相應二者略無彼此而傳世多少懸絶如此良由畫可傳玩摸搨久遠塑者滯一處好事識者或不得而覽觀使精藝不表白於後世誠可慨也故田

君請著爲劉正奉塑記正奉名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年七十矣其官曰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祕書監卿摶換者漫帛土偶上而䋲之已而去其土䋲帛儼然其象昔人嘗爲之至正奉尤極好摶丸又曰脫活京師人語如此

道園學古録卷七